

电 影 文 学 剧 本

誰是凶手

孙 謙 編 剧

(根据高琨短篇小说改編)

山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F5223

0410

內 容 提 要

这是孙謙同志根据高琨短篇小说改編的一部农村反革命电影文学剧本。它描写了机智果敢的公安人員，如何依靠群众，破获了混进农业社內并窃取了副社長职务的反革命分子暗中与富农分子勾結，阴谋杀害人命破坏农业生产的事件。故事比較曲折生动。

作品对习作电影文学剧本的讀者，有一定启发。

誰 是 凶 手

孙 謙 編 剧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井州西街十三号)

山西省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晋出字第2号

山西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山西分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1/23 · 1 $\frac{1}{8}$ 印張 · 23,000 字

一九五七年三月第 一 版

一九五七年六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175 册

統一書号: 10088·65

定 价: 一角二分



(一)

过了芒种节，麦子焦头了。今年的麦子長的真好：秆兒又高又壯，穗兒又粗又長——一棵穗兒上結着五十多粒又肥又大的麦粒！

微风吹来了，麦浪翻滾着。

看那白楊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麦田多整齐！大片大片的麦田連在一起，沒有地界，看不見壟眼，象是閃着亮光的金沙灘，又象是翻着浪花的大海洋，哪个人看了不高兴？什么人見了不喜爱？

一位白胡白发的老爷爷在麦田里走着，看着那些黄澄澄的麦田笑着。他站了下来，摘了一棵大麦穗，掂了掂分量，看了看顏色，然后說道：“这麦子啊，再有兩天就可以割了。”

(二)

农业社的办公室設在村口的奶奶庙里。办公室兩边开着窗戶——从后窗戶的玻璃上，可以看得見剛焦头了的麦田。

社長張登山站在后窗跟下，眼睛看着麦田，心里想着事情。

他是个二十八九岁的汉子，身个兒挺單薄，心勁兒滿大。这个农业社是他一手搞起来的，他爱农业社就象爱他的命根子一样。他是这个社的台柱子——要是沒有他，說不定这个社要变成什么样子呢。

副社長張万寿是張登山的本家叔叔。五十来岁年紀，大高个子，說話有板有眼，平时是个受社員拥护的人物。他的特長是能写会算、爱管閑事——他是副社長又兼管會計。上了年紀，又爱操心，成了大歌頂——剩下来的那些稀稀落落的头发还在不断脫落。

他是張登山的好助手：社長說什么，他就应什么；社長讓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張登山离开后窗戶，向着正在算工賬的張万寿走来。

“副社長，咱們这麦子黃的真快……”

“是啊，麦黃一后晌嘛。”

“可得赶快开鐮啦。”

“对——已經通知生产队啦……”

門开了，田大虎和郭秀娥急冲冲地走进办公室来。

田大虎是个楞小伙子，粗眉大眼，嘴唇老厚，一看就是个有着炮仗脾气的人。郭秀娥很年輕，有股年輕人的热勁兒：認識正确，經驗不足——就这，她还是田大虎的參謀長呢。

田大虎楞声楞气地問道：“呃，社長，听說要从我們队里抽兩個人出去？”

張登山說：“是啊。”

田大虎生气地說：“一队要收麦子，我們也要收麦子！”

張登山：“一队病了几个人，劳动力調撥不开啦。”

田大虎：“我不同意！”

張登山：“为什么？”

田大虎：“就是不同意——一百个不同意！”

郭秀娥急了：“啊呀，大虎，你不能好好的說嗎？”

張万寿也插了嘴：“有意見提嘛，干么要瞪眼睛？”

田大虎瞪着眼睛說：“提，提什么？沾光的事情都讓你們一队占全啦；剩下倒霉事兒，給我們二队！”

張登山忍着气說：“你是那兒的这种本位主义思想？……”

田大虎跳了起来：“我本位啊？——你是自私！”

張登山也火了：“我什么地方自私？”

田大虎：“你們两个姓張的，合起来欺侮我們姓田的……”

郭秀娥：“大虎，大虎……”

張万寿：“啊呀呀，田大虎，你是瘋啦……”

田大虎：“我沒有瘋——你不用假裝好人！”

郭秀娥急了：“不要吵啦，我同意从我們二队調两个人……”

田大虎：“你同意，我不同意！”

張登山冷靜了：“大虎，我要批評你！”

“我不接受！”

“不接受也要批評！”

“你批評鬼去吧！”

田大虎摔开了郭秀娥的拉扯，大步跑到門口，扭回身來說道：“搞不成算啦——我姓田的不吃这号子暗亏！”

田大虎跑走了，郭秀娥追到門口。

“大虎，大虎！”

田大虎沒有回來，郭秀娥看了看社長，也跑走了。

張萬壽沒好氣地說：“這不是平白無故的往人臉上抹灰！”

“真氣人！”

張登山尋找着水壺。找着了，可是壺里沒有水。

張萬壽說：“你要喝水？我給你提一壺去。”

“不用啦，我回家去喝。”

張登山提起衣服走出去了。張萬壽站在那里想了想，也出去了。

(三)

白楊樹村只有一戶還沒有加入農業合作社。這一戶就是富農田雲卿。

田雲卿大約五十歲年紀，瘦的象猴子，留着八字胡子，一說話就眨眼睛。他的特點是胆小怕事，見了人就打躬哈腰，實在象個安分守己的人。

這一天，他提着糞筐子从小巷子里出來，正好碰上生着悶氣的張登山。

“噢，登山社長，我正要找你呢。”

“什麼事兒？”

“我想給你們農業社當幾天短工。”

“我們不要短工。”

張登山向着家門走去，田雲卿跟着他。

“你們的麥子都黃啦，該着割啦。我的麥子種的晚，剛灌漿，還早的很呢……我反正閑着沒有事兒，幫忙你們干幾天多好？工錢大小沒有關係——想給多少給多少；不給，我情願白干，反正我這個富農遲早還不是農業社的人？”

張登山站住說道：“老田，你別來這一套啦——你又不是不知道農業社不准雇小工？”

田云卿楞住了，使勁地眨着眼睛：“真該死——我怎麼把这个給忘啦？呃，那咱們變工好不好？”

張登山不耐煩地說：“以後再說吧。”

“好好，好好——什麼時候要人，你們尽管叫我好啦。好，好。”

田云卿走了，張登山氣的長出了口氣。

“自己人鬧別扭，讓這個富農看笑話！”

他口渴的很厲害，大步向着家門走去。

(四)

房門鎖着。張登山扭鎖子，扭不開。

他朝着街上大聲喊叫：“石頭！石頭！”

街上沒有人答應。張登山憋氣地說：“這孩子死到那兒去啦？——石頭！石頭！”

還是沒有人答應。張登山舐了舐嘴唇，懊惱地坐在門旁的捶衣石上，嘆了口氣。

過了一陣。石頭娘扛着鋤頭回來了，小石頭和小老虎跟在她的身後。小石頭高高兴兴地跑到張登山跟前，亮出了手里握着的黃嘴叉小家雀。

“爹，爹，看這多麼好看——小老虎給我的。”

張登山沒好氣地用手一推：“丟去！”

小石頭猛一踉蹌，險些兒摔了跟斗。石頭娘一邊開着門鎖，一邊白了張登山一眼，說：“誰得罪你啦？干麼跟孩子煞氣？”

“不好好看門，到那兒去來？”

小石头：“小老虎叫我掏雀兒……”

“掏雀兒要紧，还是看門兒要紧——要讓坏蛋放一把火，我看你往那兒住？”

石头娘不服气地說：“看你說的多厉害？大天白日的，誰敢放火？——孩子玩了一会，算犯了法啦！”

張登山惱了：“就是你把他慣养坏啦！”

石头娘沒好气地說：“好，我不会管，你去管吧！”

她把小石头向丈夫跟前一推：“你管！你管！”

“那我还不敢管？”

張登山順手脫下一只鞋来，拉过小石头就要打。小石头哇地哭起来，赶紧扑到母亲怀里。石头娘用双手护住了小石头，認真起来，說：“你今天到是怎么啦？”

小老虎跑过来说：“快跑吧！”

小老虎拉着小石头跑走了。張登山扔下鞋子，沒好气地看了石头娘一眼，进了屋子。

石头娘跟着張登山进了屋，和解地說：“你今天是怎么啦？”

“气死啦——給我点水喝。”

“那不是茶壺？”

張登山走到窗台跟前，提起茶壺倒了一杯水，咕嘟咕嘟地喝了。他又倒了一杯，向前走到床边坐下，又喝了一口。停了一会，忽然覺得难受起来：眼发黑，心直跳，肚里象着了火。他站起来想把杯子送到窗台上去，剛一起身，“咔嚓”一声，茶杯落到地上，打的粉碎！

張登山头晕眼花，东倒西歪——怎么也站不稳了。

石头娘扔下水瓢，扑上去把丈夫扶到了床上。

“登山——咋啦？咋啦？”

張登山滿頭汗水，瞪着眼睛，抱着肚子，喘着粗氣——在床上海滾直叫疼。

石頭娘慌了：“登山，你怎麼啦？快說，快說呀！……”她大聲喊着：“石頭！石頭！”

石頭沒有答應，她急忙打定了主意。

“我去找大爺！”

(五)

張萬壽正在家裡吃中飯，臉色煞白的石頭娘沖了進來。

“大爺，你快去看看登山怎麼啦！”

“怎麼啦？”

“肚子疼的亂滾，連話也不會說啦！”

張萬壽大驚失色地叫了一聲，扔下飯碗，跳下炕來就往外面跑……

(六)

張登山疼的不會動彈了，只是會亂哼哼……

張萬壽一腳踏進門來，就直往床前撲去。他摸了一下張登山的前額，扭頭對石頭娘說：“不要緊。是發痧子病，我給他提提！”

他直起身來，把張登山按在床上，用手扣住他的脊梁筋往上提。“圪崩”一聲，張登山大叫一聲。一連提了十來下；又捏住張登山的脖子筋要提，捏的張登山透不過氣來。

石頭娘害怕了，趕忙抓住張萬壽的手，說：“不要再提啦，捏的他出不來氣啦！”

“不提怎麼能救的過來？”

張萬壽還要提，石頭娘忽然想起丈夫喝冷茶的事。

“怕是中毒啦？”

“中毒？”

石头娘从窗台上拿过来茶壺讓張万寿看。

張万寿說：“这不是二花茶嗎？有什么毒？”

“你聞聞——是不是坏啦？”

張万寿仔細一聞，有点药味：“啊呀，有股药味兒！”

“啊！”

“啊呀——他吃上毒药啦！”

石头娘扑在張登山身上大哭起来：“登山！……”

張万寿也随即爬到床梆上，哭着說：“登山啊，你的心眼兒也太窄啦，什么事情不能解决呀？你咋会往这絕路上走啊！？”

石头娘还在哭着，張万寿直起身来。

“不要哭啦。你照顾着他，我去报告党支書去。”

張万寿提着那把茶壺，慌慌張張地跑走了。

(七)

支書刘德貴是个四十来岁的庄稼人，一臉忠厚相，嗓音有点沙，說話时候好皺眉头——現在他正皺着眉头听着郭秀娥的汇报。

郭秀娥很激动地說：“他誰的話都不听，就这么和社長吵了一架！”

“田大虎这个脾气呀，再不改要撞乱子啦。”

“誰說不是呢。”

“好，我找他去！”

張万寿神色惊慌地冲进了乡公所。

“支書，支書，可不得了啦！”

“怎么啦？”

“出了大事啦——社長，社長服毒……”

郭秀娥和刘德貴同时叫了一声，惊呆了。

張万寿繼續說道：“服毒，服毒自杀啦！”

刘德貴赶到張万寿跟前，瞪着眼睛問道：“他怎么自杀啦？”

張万寿把提着的茶壺举起来，說：“你聞一聞！”

他使勁地把茶壺往办公桌上——頓，茶壺碎了，藥水流光了。刘德貴慌忙地向門口冲去，忽然又站住了。

“你們快把他送医院去！”

郭秀娥和張万寿走了，刘德貴拿起了電話。

(八)

公安局罗局長拿着耳机听電話。

“什么？……为什么要自杀？什么原因……不知道？……好，我馬上派赵股長到你們村来！”

(九)

赵股長来到白楊树乡公所了。

赵股長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身个兒不高，但很壯实。他穿着件半旧的干部服，松松散散的，象个不大好說話的小学教师。但你可別小瞧他：他是个有經驗的偵察員。他絕不忽視任何一件細小的事物，他細心的觀察着人們的言語、行动，他的眼睛能看見別人看不見的东西。

他把背包放在炕上，一边擦汗水，一边向干部們問道：

“病人怎么样？”

刘德貴說：“我們把他送到医院去啦。”

“医院怎么说？”

田大虎說：“医生說，是中毒了。”

“中的什么毒？”

田大虎說：“医生說，要化驗以后才知道。”

“社長怎么样？”

田大虎又說：“医生給他灌了些葯水。他吐了些血糊糊。吐了以后，还是昏迷不醒，閉着眼睛不說話。”

赵股長想了想，对刘德貴說道：“咱們先談談情况吧。”他向干部們扫了一眼，习惯地問：“都是党员嗎？”

刘德貴說：“不，有兩個团员，还有一个……”

張万寿站了起来，同赵股長点了点头，准备走了。

“你們談吧，我有点小事兒。”

刘德貴用手攔住了張万寿，扭身对赵股長說：“这是副社長張万寿，正在积极要求入党哩。他是社長的本家叔叔，又是紧鄰家；他对这件事，了解的最清楚。”

“噢？”赵股長仔細地打量着張万寿，好象有点面熟，可是一时想不起来在哪兒見過。隨即說道：“好吧，那你先談談吧。”

張万寿坐了下来，一边想着一边說：“是这么回事：今天晌午，社長因为收麦子的事情有点憋气，回去之后又和他老婆吵了一陣……”

“他老婆在嗎？”

刘德貴說：“到医院去啦。”

(十)

石头娘的眼睛都哭腫了。她楞在医院治疗室的門口，死也不走。一位护士攙着石头娘站了起来。

“大嫂子，你先回去吧……”

“你們讓我看他一眼……”

“他剛吐過——誰也不能看他……”

石頭娘又哭起來，那位護士攙着她離開治療室門口。

(十一)

張萬壽把社長和石頭娘吵架的情況說完以後，就象下結論似的說道：“唉，年輕人心里不開竅，一時悶氣解不開，就走了這條絕路！”

郭秀娥不同意張萬壽的意見。她說：“我就不信社長會自殺！一定是反革命分子放了毒，想害咱們社長，把農業社搞垮！”

趙股長問道：“有什麼根據？”

郭秀娥理直氣壯地說：“根據？報紙上看的還少？听報听的還少？……”

趙股長說：“這個根據不具體。”

劉德貴說：“我看社長不可能自己服毒尋死。登山這個黨員我摸底，他是個直性子，心里藏不住話，悶不住氣，有心思他會對我的說的。”

張萬壽說：“唉，‘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羽’，誰也不能鑽到他肚里去看看。他是我的侄兒，又在社里滾了這些年，咳，我還摸不透他的心呢。”

田大虎冒冒失失地說：“可真不一定，社長是個直杠子，寧折不彎。一時想絕了，誰知道呢？”

趙股長想了想，放下鋼筆，向大家問道：“張登山和他老婆常吵嘴嗎？”

剛才沒有說出具體根據來的郭秀娥，這一下可抓住綫索

了：“不，不，兩個人好的象一個人一樣，我还是第一次聽說他倆吵嘴呢。”

張万寿說：“我們是近鄰，吵嘴嘛，也常听到过——那家夫妻能不吵呢？盆子杓子还磕打呢；不过往常都是小吵，吵过去就算啦；这一次，登山可真动了气啦。”

大家不說話了。赵股長合上了本子，說：“还有情况嗎？”

大家說：“沒有啦。”

“咱們到他家去看看。”

(十二)

他們来到了張登山的家里。

家，已經变样子了：灰尘老厚，家俱乱扔着，真象死了人一样。

赵股長站在地上观察着，郭秀娥偷偷地哭了。

張万寿感慨地說：“好好的一家人家，一霎时鬧成了这个样子！”

石头娘拉着小石头走进屋来。

刘德貴急着問道：“社長怎么样？”

石头娘悲伤地摇了摇头：“还没醒过来。”

張万寿不滿地說：“吵吧，这你可好好兒和他吵吧！”

赵股長走到石头娘跟前，說：“石头娘，你和社長是真吵，还是假吵？”

“他倒是真动火了。可是你們还不知道他那火勁兒？吵过去就沒事兒了。”

“他什么时候喝的水？”

“一进門兒，說了兩句話就喝水。”

“茶壺在那兒放着？”

“窗台上。”

趙股長走到窗台跟前，上下左右看了一遍，又向石頭娘問：“在那一塊兒放着？”

“玻璃這一面。”

“這裡？”

“稍靠這一邊——緊挨着窗戶紙。”

“這裡？”

“對啦。”

趙股長仔細地察看着。忽然在紙糊的窗紙上，發現了一個小窟窿——是一個用手指戳破了的窟窿，窟窿的外面還新貼上去一塊紙。趙股長用手指一碰，貼在窗戶外邊的那塊紙掉下去了。

郭秀娥拿着那塊紙跑進來，說：“准是反革命分子從這里放的毒！你們看，茶壺就放在那個窟窿下面！”

好多人說：“對，准是！”

趙股長把那塊小紙夾到日記本里，看了大家一眼。

張萬壽激動地罵着：“這些狼心狗肺的狗雜種，抓住他們非千刀萬剮不解恨！”

劉德貴迷惘地說：“可這些家伙在那兒呢？”

石頭娘哭泣着：“支書啊，你們要把害他的人抓住——你們要給他報仇啊！”

趙股長堅定地說：“石頭娘，你放心，我們一定要把事情鬧清楚！”

（十三）

晚上，鄉公所的辦公桌上點着一枝洋燭。趙股長和劉德

貴剛要睡覺時候，張萬壽來到了公所。

張萬壽說：“你們還沒睡？”

趙股長笑着說：“副社長，你也睡不着啦！”

“是啊。支書知道我這個毛病。心里有事，壓根兒就睡不安生。睡下又起來，起來又睡下，怎么也合不上眼。”

劉德貴感動地說：“是啊，你可真操心啦！”

“咳，自己的事能不操心？你想，登山是咱們社里的擎天柱，農業社是一萬個離不了他；再說，說句封建話，我是他本家叔叔，咋能不操心呀？”張萬壽忽然憤怒的高聲叫道：“反革命連狗都不如！有他們在，咱們就別想太平！”

劉德貴說：“是啊，咱們要建設社會主義，他們就千方百計地來破壞咱們，想叫咱們再過牛馬生活！”

張萬壽壓低了聲音問：“支書，你心中有數沒有？”

劉德貴一時不解，沒有回答。

張萬壽又悄悄地說：“我不疑是……”他兩眼向外一掃：“田大虎。”

劉德貴吃驚地喊道：“田大虎！”

張萬壽機警地把門关上，站在劉德貴緊跟前，說：“對，我懷疑是他。”

趙股長平靜地問：“有什麼根據？”

張萬壽小聲說道：“有根據呀！今天上午，登山不是田大虎吵架來嗎？”

劉德貴說：“不，不會。大虎那個牛脾氣，說話沖天地的，他不是常和人抬杠嗎？”

“這一回哪是抬杠呀？要不是秀娥拉着，就要動啦！”

趙股長拿出了筆記本子，很有興致地說：“噢，有這

(十四)

月夜，朦朧的景色。郭秀娥和田大虎在棗林中談話。

秀娥說：“讓你不要和社長吵架，你偏要吵，看吵出事了吧！”

田大虎楞乎乎地說：“那能怨我？”

“不怨你？”

“誰要他那麼偏心眼兒？”

郭秀娥生氣了：“你這人是怎麼搞的？眼看社長讓反革命害的快死啦，你還要在背後咒他！”

(十五)

張萬壽把田大虎和社長鬧矛盾的事實敘述以後，又象下結論似的說道：“以我看吶，田大虎就是想把社長害死，他自己當社長。”

劉德貴不同意他的見解，說：“不不，不可能。田大虎已早說過不願意當社長，他怎麼會干這種虧心事兒？不可能，不可能！”

趙股長說：“呃，你不要說不可能——這是一個很重要線索。副社長，還有嗎？”

張萬壽得意地說：“沒有了，眼下所了解的只有這些——我還可以繼續調查。”

趙股長說：“好。呃，你們村里那個富農——田雲卿的兒怎麼樣？”

張萬壽由於沒有準備，被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問住了。

劉德貴替張萬壽解了圍：“我正準備提出來研究呢。田